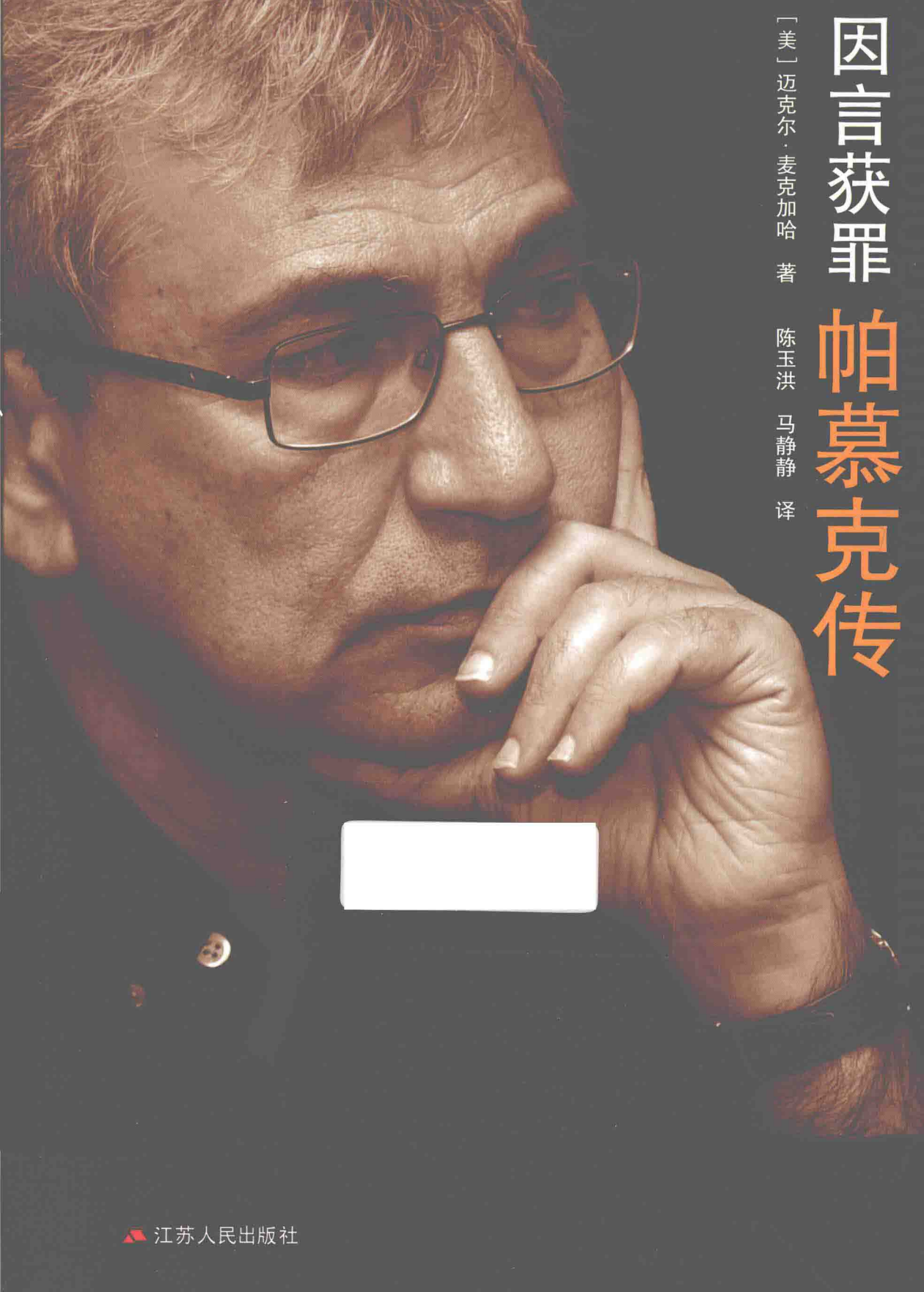


# 因言获罪 帕慕克传

「美」迈克尔·麦克加哈 著

陈玉洪 马静静 译



Autobiographies of Orhan Pamuk

# 因言获罪 帕慕克传

〔美〕迈克尔·麦克加哈 著 陈玉洪 马静静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因言获罪:帕慕克传 / (美) 麦克加哈著; 陈玉洪等编译.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4

书名原文: Autobiographies of Orhan Pamuk

ISBN 978-7-214-15330-2

I. ①因… II. ①麦… ②陈… III. ①帕慕克, O.—  
传记 IV. ①K833.74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7003号

Autobiographies of Orhan Pamuk, by Michael McGaha,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Copyright ©2008 b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5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5-094

书 名 因言获罪: 帕慕克传

---

著 者	(美) 迈克尔·麦克加哈
译 者	陈玉洪 马静静
责任编辑	汪意云
责任校对	胡天阳 谢 钦
装帧设计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a href="http://www.jspph.com">http://www.jspph.com</a>
出版社网址	<a href="http://jspph.taobao.com">http://jspph.taobao.com</a>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印刷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4-15330-2
定 价	32.00元

---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 目 录

<b>第一章 异乡之异客</b>	1
第一节 土耳其人痛恨的作家	3
第二节 帕慕克的成长之路	19
<b>第二章 两部家族小说</b>	53
第一节 现实主义者和梦想家	55
第二节 五个孤独的声音	80
<b>第三章 要做自己，先成为他人</b>	97
第一节 东方和西方：孪生兄弟	99
第二节 被压抑者的回归	114
<b>第四章 艺术家的人生</b>	139
第一节 脱轨	142
第二节 真正的主题：艺术家的激情	163
<b>第五章 隐秘的对称</b>	177
第一节 政治与诗歌	179
第二节 他为何写作	192
<b>英文原著参考文献</b>	204
<b>中译者参考书目</b>	210

---

第一章  
异乡之异客



## 第一节 土耳其人痛恨的作家

对于土耳其小说家帕慕克来说，2005年注定就像过山车。起初一切顺风顺水，他的第七本小说《雪》受到欧美评论家的好评，销售量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一部作品。人们翘首以待的克里斯朵夫·纽曼（Christoph K. Neumann）德语译本终于在一月份付梓成书。为了宣传这个译本，帕慕克接受了《每日导报》星期日副刊《时代周报》驻苏黎士记者佩尔·托尔逊（Peer Teuwsen）的采访。采访发表在《时代周报》2月5日刊。在这次采访中，托尔逊不断追问帕慕克：为何他的同胞们如此仇恨他。实际上，这篇访谈便是以“土耳其人最痛恨的作家”这一标题发表的。托尔逊紧紧抓住这个话题不放，使帕慕克大为光火，或许是这个原因，他谈起祖国时比以往更加尖刻。

帕慕克解释说，他之所以不受国人待见，是因为他经常批评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这些人总是认为全世界联合起来搞什么大阴谋，要毁灭土耳其。他说：“土耳其是个奇怪的国家，一些作家长篇大论地描写本国‘藏身暗处的犹太人’——我大概也名列其中吧。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犹主义，太可怕了！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这样的。”

帕慕克又说道，美伊战争及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使自己的处境变得更糟糕。他认为，如果土耳其能够加入欧盟，国人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因为唯有如此，国家才能免于独裁的厄运。他本人很高兴看到土耳其在过去的三年中在言论自由和民主方面取得的进步，尽管这一系列改革的本意不是为了加入欧盟，就是为了争取国际组织的经济援助。

帕慕克强调，土耳其的关键问题是经济问题：土耳其人均年收入大约是 4000 欧元，而欧洲人是这个数字的 9 倍。如果经济差距得到平衡，那么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就会寿终正寝。不过，土耳其必须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才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3 万库尔德人和 100 万亚美尼亚人在这片土地上被屠杀，然而除我之外，没有人敢于谈论此事。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我怀恨在心。”1984 年到 1999 年间，土耳其政府镇压了东南部的库尔德分裂主义者，屠杀了至少 3 万库尔德人。此事在土耳其没有任何争议，尽管在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的问题上，大家各执一词。帕慕克之所以激怒了他的同胞，是因为他说“100 万亚美尼亚人遭到屠杀”。在土耳其，亚美尼亚问题是最敏感的问题，2005 年尤其如此，因为当年欧洲各国政府要求土耳其承认对亚美尼亚人施行了种族灭绝，以此作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条件之一。土耳其政府始终坚决否认在 1915 年到 1923 年间对 100 万亚美尼亚人实施过有组织的屠杀。土耳其坚称，实际的死亡数字要小得多——在 20 至 30 万之间，而且事件的原因是亚美尼亚人与入侵土耳其的沙俄军队勾结，最后被流放至叙利亚的过程中死于饥饿、寒冷和疾病。土耳其同时指出，亚美尼亚人在该时期对土耳其人犯下了大量暴行：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期间，亚美尼亚秘密军队为了“亚美尼亚解放事业”，刺杀了大批土耳其公民和外交官，制造了多起机场爆炸案，土耳其人对这些事情记忆犹新。实际上，大多数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遭遇知之甚少——教科书对此绝口不提，但是他们坚信，自己的祖辈不可能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而且，他们认为，法国和瑞士等国支持对土耳其的指控，只能证明世界各国仍然仇恨和误解“可怕的土耳其”。

接受《时代周报》采访之前，帕慕克也许算不上“土耳其人最仇恨的作家”，但是采访的标题很快一语成谶。访谈录被译成土耳其语后，立即登上了全国各大媒体的头条，帕慕克成了史无前例的口诛笔



伐的目标。《晚报》头条喝斥道：“帕慕克为何愤恨不平？”《瓦当报》头条则反问：“难道讲言论自由，就可以随便卖国吗？”法蒂赫·阿尔泰（Fatih Altay）在《土耳其自由报》撰文，将帕慕克斥为骗子、“可怜虫”，并利用帕慕克的小说《黑书》一语双关地称他为“黑色作家”。《土耳其每日新闻报》的专栏作家艾丝·奥兹君（Ayşe Özgün）写道：

帕慕克希望全世界都知道土耳其的丑事。他想告诉世人，土耳其和土耳其人是多么可怕。他在键盘上敲打那些文字时，心里一定是美滋滋的。他批评祖国的现实，释放了一种消极的能量。诸位请听我说：我和我的朋友们购买了帕慕克所有的小说，但是看了几章后，我们就看不下去了，因为他讲得实在太拖沓、太枯燥乏味，简直是喋喋不休。显然，他的英语读者们很幸运，因为他的作品翻译得很棒。有人说帕慕克是卖国贼，他是不是卖国贼我不知道，那么，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大家读完他的书后，会不会增加对土耳其的仇恨呢？我可是要读完一本才能知道。

2月16日，安纳托尼亚科学与文学作品专业协会<sup>①</sup>主席麦何密·欧泽耳（Mehmet Özer）、检察官麦何密·尤库克（Mehmet Üçok）向安那托利亚中部城市开塞利的地方检察院起诉奥尔罕·帕慕克，罪名是“侮辱土耳其国格”。两天之后，开塞利律师协会律师奥尔罕·佩克梅兹吉（Orhan Pekmezçi）又追加了几项新罪名，声称“帕慕克无中生有地攻击了土耳其国格、土耳其军方和整个国家。我认为他触犯了土耳其《刑法》第159条和312条，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他在媒体上发表煽动国民仇恨和敌意的言论。根据《刑法》第31条，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佩克梅兹吉是一个爱出风头的民族主义者，此前他曾经向欧洲人权法

---

<sup>①</sup> Anatolia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Owners of Scientific and Literary Works

院<sup>①</sup>控告法国议会，要求对方撤销其对亚美尼亚大屠杀的认定。

帕慕克的不安情绪与日俱增。《时代报》2月19日刊登载了帕慕克的一段话：“有人故意歪曲我和我的家人，散布毫无根据的谣言，将我对国内不宽容气氛的批评曲解为攻击祖国，我对此感到不安。我的话经过两次翻译后变得火药味十足，其实那绝不是我的风格。我只是想说，我们过去那种不宽容的做法造成了太多的苦难。”帕慕克的意思是，他与托尔逊的访谈是用英语做的，而访谈的德语译文和土耳其语译文使他的言论变得非常尖刻，“火药味十足”。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无从读到访谈的英语原稿了。从德语译成土耳其语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严重的误译，原文的“几乎没有人”（英语：hardly anyone；德语：fast niemand）被译成了“没有人”（英语：nobody；德语：hiç kimse），因此帕慕克的话变成了“没有人敢谈论（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遭屠杀事件）”。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而且语气狂傲。同样不幸的是，大多数英文报纸刊登的也是这个版本。

库尔德瑙鲁兹节那天（每年的春分，是库尔德人的新年），一些青年库尔德分裂主义分子聚集在地中海东南部城市梅尔辛，踩踏并焚烧土耳其国旗。媒体广泛报道了此次事件，在全国激起了强烈的愤慨和爱国热情，随处可见国旗飘飘。3月27日星期天，在伊斯坦布尔以南90英里、布尔萨以东的历史名城比莱吉克，发生了一场“保卫国旗”的集会。群众将帕慕克的书和非法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党旗堆在一起，点火焚烧。两名当地国会议员还参加了游行，队伍高举醒目的、反帕慕克的标语。

两天后，土耳其东南部伊斯帕尔塔省苏特曲勒区区长穆斯塔法·阿拉丁皮纳（Mustafa Altinpinar）发布了一道命令：

---

<sup>①</sup>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最近，一个以作家自居、名叫奥尔罕·帕慕克的宵小之徒，在同外国记者的一次访谈中，公然对土耳其进行了莫须有的污蔑，侮辱了荣誉至上的土耳其民族。土耳其人民有权反抗这个少数派、民族主义者的无端指责，以捍卫自身的荣誉。我谨在此下令：所有公共图书馆和书店彻底清查他的书籍，予以没收并烧毁。

然而，此事的结果令区长大为尴尬：当地图书馆和书店竟没有搜到一本帕慕克的书。伊斯帕尔塔省省长伊萨·帕拉克（İsa Parlak）取消了这道命令，并指控穆斯塔法·阿尔丁皮纳滥用职权，内政部长阿卜杜勒·卡迪尔·阿克苏（Abdülkadir Aksu）则命令调查此事。

4月2日，伊斯帕尔塔省的许多工会和协会发动了一场针对帕慕克的游行。示威者将他的照片撕成碎片，扔进垃圾箱，并要求检察院审判帕慕克。

在此期间，帕慕克收到了一叠叠的恐吓信和不计其数的死亡威胁。在他的小说《雪》中，主人公卡被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枪杀，横尸法兰克福街头。为了避免遭受同样的厄运，帕慕克不得不取消了在德国召开的新书发布会。住在家中似乎也不安全了，于是他干脆到伦敦和纽约住了两个月。到达伦敦后不久，帕慕克对安吉尔·葛利亚·昆塔纳（Ángel Gurría-Quintana）说，采访活动令他惶惶不安，因为“对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我的回答很愚蠢。无论我说土耳其语，还是说英语，这种情况都会发生。我的土耳其语说得很糟糕，说了一些蠢话。我在土耳其遭到攻击，与其说是因为我的小说，不如说是因为那些采访。那些政论家和专栏作家根本不读小说”（Pamuk, interview with Gurría-Quintana, 117）。住在伦敦期间，帕慕克与议员、欧洲事务部部长邓尼斯·麦克谢恩（Denis MacShane）及土耳其驻英国大使阿金·阿尔普图纳（Akin Alptuna）共进午餐。麦克谢恩敦促阿尔普

图纳及土耳其政府，要全力保护帕慕克。帕慕克到达纽约后，好友安德烈亚斯·胡伊森（Andreas Huyssen）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德语系文化中心的德国楼安排了一个房间，这里很安静，没有干扰，所以帕慕克得以继续从事写作。

由于国际上报道了帕慕克的言论引发的各种争议，土耳其政府在是否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一事上面临更大的压力。对此，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提议，成立由土耳其和亚美尼亚学者共同组成的联合委员会，研究1915年至1923年间的历史。这项议案是埃尔多安与在野的共和人民党领袖德尼兹·巴伊卡尔（Deniz Baykal）联合提起的，因此意味深长。埃尔多安提出，要向那些声称种族灭绝事件为实的人们开放土耳其档案。他表示：“如果他们有诚意，那么也请他们公开手上的档案。”亚美尼亚外交部立即反对这项议案，并声明，他们将继续寻求国际社会对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承认和谴责。

6月，奥尔罕·帕慕克回到了伊斯坦布尔。此时他的言论引发的争议已经平息。焚书事件、搜查令和焚书令的滑稽结果令很多土耳其人大为尴尬，甚至那些被他冒犯的人亦是如此，舆论渐渐变得对帕慕克有利。月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听候检察院的正式宣判：对他的所有指控一律撤销。7月，他在巴西参加了一次文学节。8月份回到土耳其后，为了避暑，他租下了伊斯坦布尔东南角赫贝利亚达岛上（Heybeliada）的一处住宅。这里原本是帕慕克祖上的产业，从陆地上乘坐渡船走一小段便能到达。

8月31日，离采访风波已过去了7个月，尽管伊斯坦布尔最高检察院已经调查并撤销了对帕慕克的指控，希什利法院（Şişli，伊斯坦布尔的富人区，帕慕克就住在这里）依然宣布，公诉人图加伊·埃夫申（Turgav Evsen）以“侮辱土耳其国格”的罪名对帕慕克提起了诉讼，宣判日定在12月6日。不久前，埃夫申对亚美尼亚裔土耳其

记者赫兰特·丁克（Hrant Dink）提起了相同罪名的诉讼。丁克的审判在7月7号就开始了，10月，他被判有罪，服刑6个月。2007年1月19日，丁克在伊斯坦布尔自家报社的门口遭到暗杀。此外，早在2001年8月，埃夫申就起诉过时任正义与发展党主席的埃尔多安。埃夫申提起的罪名是“侮辱国家”，根据是埃尔多安在1994年出席福利党支部办公室组建仪式时，发表了反世俗主义的言论，当时电视台播出了这次活动。后来由于证据不足，针对埃尔多安的指控被撤销。希什利法院原本宣布要逮捕帕慕克，然而消息一经宣布，便引起一片哗然，因此检察官决定“邀请”帕慕克出庭便可。

2004年9月，土耳其议会通过了一部新《刑法》，试图使土耳其法律同欧洲接轨。这部法典自2005年1月1日起生效，包含了许多重要改革的内容，比如废除死刑、加大违反人权和刑讯逼供等罪行的量刑、更大程度地保护妇女儿童权利、禁止民族歧视、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等。尽管如此，《刑法》依然保留了30余条限制言论自由的条款。国际出版商协会、国际笔会、国际新闻学会、土耳其记者协会、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组织要求土耳其政府在新法典生效前，修改或撤销限制言论自由的条款。然而，土耳其政府对这些呼声充耳不闻。奥尔罕·帕慕克被指违反了新《刑法》第301条第1款，这条法律规定：“公开侮辱土耳其国格、共和国和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处6个月以上1年以下有期徒刑；土耳其公民在外国侮辱土耳其国格者，增加1/3以上1/2以下刑期。”

欧盟定于10月3日投票，决定是否启动土耳其入盟正式谈判。很明显，正是反对土耳其入盟的民族主义者操控了新一轮的针对帕慕克的指控，目的是使帕慕克遭到起诉，从而触怒欧盟，最终取消或推迟入盟谈判。欧盟扩大委员会专员奥利·雷恩（Olli Rehn）指出：“他们把审判定在12月16日，这不是一个巧合，而是一种挑衅！”因为2004年12月16日，欧盟通过决议，于2005年10月投票决定是否

启动土耳其入盟谈判。尽管雷恩承认，帕慕克被起诉事件引发了严重的担忧，但他依然敦促谈判如期进行，他表示：“我们之所以决定启动土耳其入盟谈判，乃是秉承了一贯的主张：欧盟需要一个繁荣而民主的土耳其，一个友善的邻国”（Bowley, “EU Unveils Draft Rules”）。

2003年3月，埃尔多安当选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上任后的第一要务是进一步密切与欧盟的关系。他并不谋求立即加入欧盟，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土耳其至少要等到2014年才有可能加入欧盟；埃尔多安的目标首先是实行土耳其社会改革，这是欧盟提出的入盟条件。

埃尔多安的自我定位是温和的伊斯兰教徒。他之前的唯一一位伊斯兰总理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任职才短短一年，就在1998年被军方罢免，他领导的福利党——埃尔多安当时是该党党员——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时任伊斯坦布尔市长的埃尔多安被判刑，原因是他朗诵了一首诗歌，激起了宗教仇恨。

埃尔多安被判服刑10个月，后来刑期减为4个月。出狱后，他组建了正发党，该党在2002年10月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选举。由于埃尔多安服过刑，所以没有资格竞选公职。2002年12月在丹麦召开的一次峰会上，欧盟领导人承诺，只要土耳其在民主、人权和法律改革方面取得充分的进步，就可以启动土耳其入盟谈判。其中一项改革是修正土耳其《宪法》第76条：禁止犯思想罪的公民参加竞选。修正案通过后，埃尔多安获得了2003年3月举行的补缺选举资格，他当选为议员，当月开始担任首相。

埃尔多安深信，土耳其实现民主的最大绊脚石是军人干政，而削弱军队权力的唯一途径是实行欧盟提出的各项改革，除此之外，改革还能稳定土耳其经济、提高国家对于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改善土耳其民众的宗教自由和个人自由，同时也能充分证明：伊斯兰教和民主是能共存共生的。

法国强烈反对启动入盟谈判，而奥地利在最后一分钟作总结陈词说，入盟谈判的结果可能是给予土耳其“特惠伙伴关系”，而不是欧盟成员国身份——这种提法立即遭到了土耳其的强烈反对。25位欧盟领导人认为，土耳其已经履行了哥本哈根政治标准，且取得了充分的进步，因此，决定于2005年10月3日启动入盟谈判。这一结果是埃尔多安的个人胜利。但是，欧盟有史以来第一次明确提出：“欧盟建立在自由、民主、尊重人权、实行基本的改革以及法制等原则的基础之上，如果申请国严重地、持续性地违反这些原则，将立即停止入盟谈判。”

10月8日，奥利·雷恩来到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机场与埃尔多安进行了简短的会面之后，雷恩径直来到奥尔罕·帕慕克的办公室，然后与他共进午餐。媒体大张旗鼓地报道了这条新闻。这件事反映出欧盟仍然持续地关注帕慕克案件。

与此同时，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些怪事。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并未与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和和平奖一同宣布，更未提前宣布。在过去的十余年中，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也许是一贯高度保密的诺贝尔奖委员会走漏了风声，也有可能是记者们胡乱猜测，媒体报道说，诺贝尔奖委员会在是否将文学奖授予奥尔罕·帕慕克的问题上出现了僵局。据说，一些委员会成员认为帕慕克只有53岁，太年轻了；而且把诺贝尔奖颁给他，好像是奖励他那部十分轰动的新作《雪》。“诺贝尔奖评选的不是轰动一时的作品，而是作家一生的作品”（A. Smith, “Nobel Split”）。消息揭晓前几天，自1983年就担任瑞典文学院院士的克努特·昂隆德（Knut Ahnlund）突然递交了辞呈。这样一来，传言就愈演愈烈了。很多诺贝尔奖评选观察家还记得，克丝汀·艾克曼（Kerstin Ekman）和拉希·居连斯登（Lars Gyllensten）两位委员，因为同事不愿谴责针对萨尔曼·拉什迪的追杀令，自1989年起就拒绝参加诺贝尔

文学奖的评选活动。后来，昂隆德在《瑞典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澄清说，他之所以辞职，是为了抗议上一年度将诺奖颁给艾尔芙蕾德·耶利内克，一名女性主义者、好斗的左派；她写了一部《巴别塔》的剧本，反映了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囚犯的问题。昂隆德认为，将奖项授予耶利内克，委员会完全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准，而无视艺术才能，对诺奖的声誉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最终，瑞典文学院于9月13日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英国政府和伊拉克战争的、75岁的英国戏剧家哈罗德·品特。

10月14日，帕慕克接受土耳其CNN电视采访，他指出，自己关于亚美尼亚大屠杀的言论从未使用过“种族灭绝”一词。同时，他还承认，库尔德战争中死亡的30000人到35000人中，有一部分是值得崇敬的“土耳其烈士”。然而，他接下来又说：“我不后悔说了那些话。我想让人们对这个禁忌展开一些讨论，因为它是阻碍我们加入欧盟的障碍。我说的不一定对，大家可以不同意，但是我有说话的权利。”反对土耳其入盟人士用帕慕克案件作为反面教材，证明土耳其根本没有资格入盟，对此帕慕克表达了遗憾：“我支持土耳其申请入盟，但是我又不能对这些反对者说‘政府审判我，与你们毫无关系’！所以我真的左右为难，这简直成了一块心病”。这一次采访时间非常不凑巧，得知自己没有获诺贝尔文学奖，帕慕克立即调整了言辞，会被人们理解为：他在与托尔逊的采访中慷慨陈词、猛烈抨击，目的是打动诺贝尔奖委员会。此外，还有可能被理解为：帕慕克原本以为自己能夺得诺贝尔奖，所以无所畏惧。但是事与愿违，于是他不得不一改前言，将自己保护起来。但不管怎样，帕慕克的反对者急不可耐地指出，帕慕克是个胆小鬼、见风使舵的人。

10月底，帕慕克赴法兰克福领取德国书业和平奖——德国最高文学奖项。这一奖项的前几届得主中包括以下名家：奥克塔维奥·帕



斯（1984年）；阿莫斯·奥兹（1992年）；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996年）；亚沙尔·凯末尔（1997年）；尤尔根·哈贝马斯（2001年）和苏珊·桑塔格（2003年）。颁奖辞是这么说的：

我们把这个荣誉授予帕慕克，是因为他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挖掘了东方世界中的西方遗迹，以及西方世界中的东方遗迹。他恪守一种文化观念：理解和尊重他人。欧洲和穆斯林土耳其在帕慕克的作品中汇集为一体。在小说《白色城堡》《我的名字叫红》和《雪》中，他将东方的叙事传统和西方现代主义的风格元素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系列意象和观念，拓宽了我们对欧洲的理解，对我们的社会是大有裨益的。帕慕克勇敢地回顾伟大的奥斯曼历史的同时，又抓住了当今世界的突出问题，他为人权而战，敢于对他祖国的政治发表意见。

帕慕克的获奖演说雄辩而冷峻地阐明了小说的重要性和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意义。小说的地位举足轻重，因为“小说将我们从自我身份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写小说和读小说让我们得以讲述自己的生活，仿佛在讲述别人的生活，讲述别人的生活，仿佛在讲述我们自己的生活”。在东西方问题的语境下，小说的意义更加重要。帕慕克说：东西方的问题是“一个关于财富和贫穷的问题，关于和平的问题”。19世纪，西方的优越性令土耳其的社会精英们顶礼膜拜，他们决定模仿西方，错误地认为“土耳其的衰弱和贫穷根源于土耳其传统、旧文化及宗教组织方式”。于是，精英们鄙弃本国文化，认为它有缺陷，甚至毫无价值。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他们将西方文化强加给大众。结果，很多土耳其人深感羞耻。自然而然地，这种感情发展成为傲慢而愤怒的民族主义。小说表达了一个民族的“自豪感和快乐，也表达它的愤怒、弱点和耻辱”，让现代社会不仅理解自我身份，也学会换位思考，从而感受到“谦逊、同情、宽容、怜悯和爱”。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